

2025年9月26日 星期五 责编 刘惠子 投稿邮箱:aqwbjyzk@126.com



寻找生命中的那束光 ——读《万花筒》有感

宜秀区月形小学602潘佳雯

指导教师：方俊花

最近,我读了《万花筒》,书中有不少形象鲜明的人物,如白雪的爸爸一白海翔,他的理想是当一名船长。为此,他不停地努力。虽然他也错过了一些重要的事情,但依然坚定地去追逐属于自己的那束光——当船长!

我对白雪的印象更加深刻,她独自承受着失语和失聪的痛苦,她的爸爸和妈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成为一个聋哑人,无能为力。渐渐地,白雪开始把自己一点一点地“武装”起来——发明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界。终于,她用意念搭起的“城堡”给了她温暖的慰藉,然而还是寂寞,她多么渴望和同龄人交流,和她们交朋友,而不是和一道不存在的影子念白。

庆幸的是,她和麦小节相遇了。书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白雪的热情她来不及照单全收,好比情感的波荡,前一场还没消化,后一个又来了。她稚嫩的胃和有限的脑容量吸收不了太多。好在,她有的是‘反刍’的耐心。这一点,两个女孩倒像是一对难兄难弟,白雪的城堡就是以‘自我反刍’的意志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的。她们两个真的是‘臭味相投’啊!”

这天,麦小节的爸爸突然出现在永年里的弄堂——麦小节要走了。临走前,白雪送给麦小节一个万花筒,当作一个纪念。多年以后,白雪如愿成为了一名造梦师,麦小节却没能当上南货店营业员,而是有一个新职业——捕光者!

合上书,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,白雪作为聋哑人,她既不自暴自弃,也不怨天尤人,而是为自己设定人生目标,坚定执着地实现自己的理想!白雪让我想起了那些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理想,怀揣着足够的耐心和炽热的信念,勇敢地奔跑着的人。

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,要保持耐心,保持对光明的追求,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!

万花筒里的星河流转

——读《万花筒》有感

华中路第一小学504班 李安璐

指导老师：史一平

当寒假的第一场雨轻轻敲打窗台时,妈妈把《万花筒》这本书悄然放在我的书桌上。我裹着柔软的毛毯,蜷缩在藤椅里,看着呼出的白气在窗户玻璃上晕开,手指轻轻划过封面那些缤纷的图案,恍然触到了上海弄堂里潮湿的青苔砖。当故事里两个女孩在天井旋转万花筒时,我倏地起身翻出抽屉深处的玩具——那些被遗忘的彩色碎片,此刻正托着整个世界的温柔,在冬日阳光里熠熠生辉。

陆梅阿姨的《万花筒》就像一个神奇的玩具,她用文字编织的魔法,让石库门斑驳的砖墙在书页间苏醒,晾衣绳上的碎花床单舞成彩旗,青石板路上的晨露折射出七色光晕。白雪的世界是安静的,可她捧着的素描本却会说话。她画下弄堂口卖栀子花的老奶奶,画下麦小节教她手语时翘起的小辫子,也画下爸爸从远洋轮船上寄来的贝壳。原来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小画家,能把心里的话绘成彩虹。

麦小节家阁楼的木楼梯在记忆深处唱着歌谣,“吱呀吱呀”的声音里藏着好多秘密。白雪爸爸寄来的海螺放在窗台上,晚风经过时就会带来大海的呼吸。两个女孩手挽手穿过时空的褶皱,像两片拼图严丝合缝地嵌合。当白雪在弄堂里追着蝴蝶跑,麦小节用眼睛替她记住那些振翅的瞬间时,我好像看见友谊的魔法让两个灵魂长出了相同的翅膀,听见无数星辰在童年的银河里叮当作响。她们一个住在石库门的雕花木窗下,一个住在新建的高楼里,但弄堂口那棵歪脖子梧桐树,却把两个世界连成了万花筒里的一幅画。原来生活的裂缝里,真的会照进阳光。

弄堂要拆迁那天,我看见白雪把万花筒轻轻埋在梧桐树下。但我知道,那些旋转的光影已经住进了她们的心里。就像故事最后说的:“每个破碎的镜片都在等待被重新看见。”现在的我,也会蹲在小区的花园里观察蚂蚁搬家,会盯着雨后水洼里的油彩发呆,因为陆梅阿姨教会我,最平凡的日子,也能旋出万花筒里的奇迹。

合上书,阳光正穿过我珍藏的玻璃糖纸,斑斓的光斑在墙上织就星图。原来我们每个人都举着自己的万花筒,把生活的酸甜苦辣,慢慢旋成璀璨的星河。这让我想起同桌小玲因为口吃不敢参加朗诵比赛,我悄悄在她铅笔盒里放了张字条:“我们都有看不见的万花筒,你声音里的光,我听得见。”谢谢陆梅阿姨,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棱镜。当我们手拉手站成圆圈,就能把生活的碎片折射成星空。

此刻暮色漫过窗棂,云絮间隐约浮动两个旋转的身影。白雪的手语划开天际,汽笛声里传来鲸歌悠长的回响。弄堂老墙的裂纹正在生长成银河支流,而我们都是即将启航的水手,带着各自的万花筒,驶向永不重复的黎明。

一笔一墨传薪火

经开区舒巷小学404班 胡芯媛

指导老师：叶晶晶

合上《弘扬中华文明,担当文化使命》的最后一页,墨香仍在指尖萦绕。我轻轻抚摸着案头那支陪伴我三年的狼毫笔,竹制的笔杆已被时光摩挲出温润的光泽。

记得那日春光正好,书法教室的窗帘将阳光裁成金色的绸缎,温柔地铺在泛黄的宣纸上。“永字八法,是汉字最初的骨骼。”老师执笔示范时,整个教室都安静了下来。我屏息临摹,可笔尖却像不听使唤的小鹿,在纸上留下歪斜的足迹。“你看,”老师忽然握住我颤抖的手腕,他的掌心有常年握笔留下的茧,“古人说用笔在心,这一捺要像黄河水奔流入海……”随着他手腕的力道,墨色在宣纸上舒展开来。

从此,书法室的黄昏成了我最珍视的时光。记得那个落雨的傍晚,我反复练习“永”字的侧锋,墨汁浸透了第十张宣纸。窗外细雨绵绵,室内墨香氤氲。当最后一笔终于写出“屋漏痕”的苍劲时,恍惚间听见欧阳询在说:“凡书贵乎沉静。”妈妈推门见我满脸墨痕,却笑着取出祖传的松烟墨:“这墨条要磨上三万六千转,才能写出有魂的字。”

如今,当我在校园文化节教小同学写“福”字时,看着他们稚嫩的手腕悬起毛笔,我突然懂得:文明是爷爷教的童谣,是外婆纳的千层底,是我们笔下这一道道带着体温的墨痕。就像此刻,我分明感到有无数双手正与我交叠——那是仓颉造字时的灵光,是颜真卿蘸着血泪的笔墨,更是千千万万个在平凡日子里守护文明薪火的普通人。

暮色渐浓,我轻轻吹干新写的“永”字。笔尖的墨香里,我闻到了薪火相传的味道——那是老师握着我手腕的温度,是妈妈擦拭墨渍的指尖,是同学们认真临摹时亮晶晶的眼睛。我知道,这簇文明的火苗,会永远在横竖撇捺间跳动,在一代代孩童的掌心,温暖而明亮地延续下去。

